

醉 紅 顏

ZUI
HONG
YA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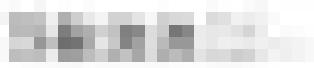
傲世临川

【上册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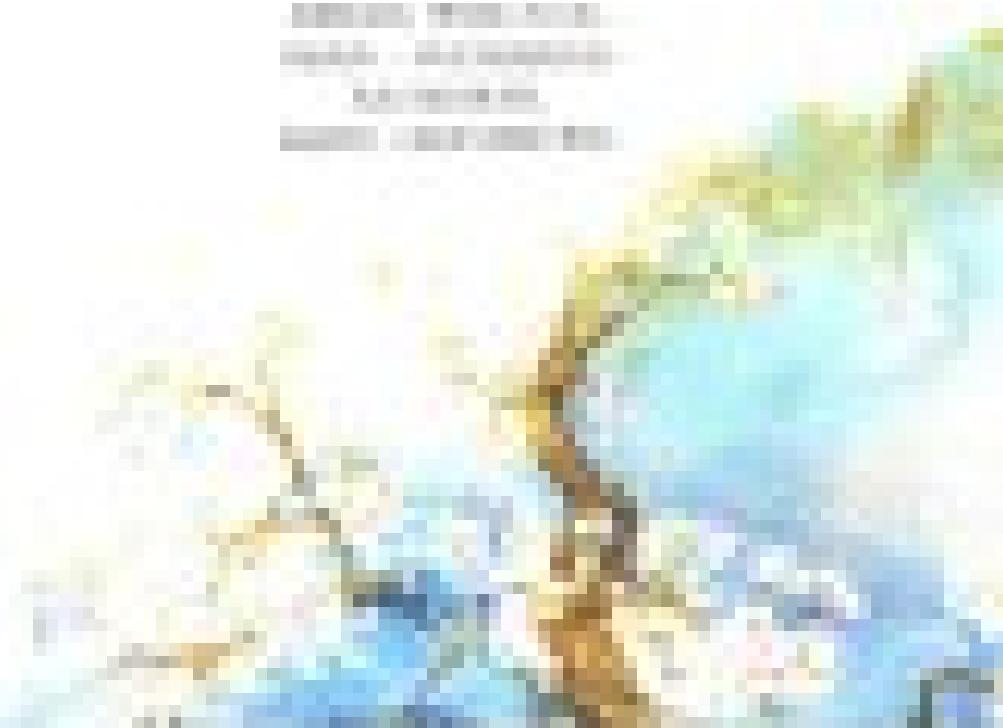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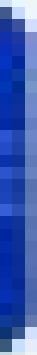
尊袜泱泱 | 作品

XUNMOYANGYANG
WORKS

她耀眼如阳，哪怕披上男儿装，
风流纨绔，一样会引起他的注意，
从此只能以她为药，
噬魂销骨，只盼能与她朝夕相处。



• *Highly localized*
• *Smooth transition*
• *Point-like source*
• *Strong central peak*



醉
紅
顏

ZUI
HONG
YAN

傲世临川

【上册】

荨株泱泱 | 作品

XUNZHOUYANGYANG
WORKS

图书在版编目（C I P）数据

醉红颜：傲世临川 / 尊株泱泱著. — 青岛：青岛出版社，2018. 4

ISBN 978-7-5552-6092-9

I. ①醉… II. ①尊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7）第234518号

书 名 醉红颜：傲世临川

著 者 尊株泱泱
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（266061）
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
邮购电话 010-85787680-8015 13335059110

0532-85814750（传真） 0532-68068026

责任编辑 郭林祥

责任校对 耿道川

文字编辑 郭红霞

装帧设计 梁 霞
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 2018年4月第1版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16开（700mm×980mm）

印 张 50

字 数 680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552-6092-9

定 价 85.00元（全三册）

编校印装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-68068638

建议陈列类别：畅销·古代言情

目 录【上册】

第一章 初临异世界，腾鞭祭英魂	1
第二章 纨绔浪荡子，一纸订婚约	25
第三章 生死斗恶师，再遇倾城色	47
第四章 宫宴辨人心，校场巧点兵	73
第五章 醉卧美人膝，骑马笑苍穹	97
第六章 暗礁风云起，我自苦练兵	131
第七章 千里救祖父，怒杀国舅爷	155
第八章 借机退皇亲，蛰伏边疆城	184
第九章 潜龙终飞天，暗中掌乾坤	212
第十章 血夜宫中变，为卿怒冲冠	242

目 录【中册】

第十一章 慕家少年郎，扬名天下知	267
第十二章 了事拂袖去，万象斗智勇	288
第十三章 合谋探异火，白衣撩人心	321
第十四章 低调入药塔，天赋惊众人	354
第十五章 斗丹惊四座，懵懂未知心	377
第十六章 迷梦结友谊，齐心杀恶蛟	407
第十七章 徒留空欢喜，情深来相伴	436
第十八章 耀眼斗丹台，乍闻家中难	458
第十九章 贪欲迷人眼，热血救亲人	482
第二十章 铁腕定尘埃，初闻慕家秘	503

目 录【下册】

第二十一章 渡海入圣元，药塔斗天骄	521
第二十二章 沼泽陷危机，震怒降毒雨	544
第二十三章 幻境知心意，古巫结知己	568
第二十四章 清理门中叛，独身寻异火	603
第二十五章 为国临天都，宫宴绽光华	628
第二十六章 相见诉衷肠，嫉妒食人心	654
第二十七章 杀机重重现，十死无一生	688
第二十八章 万年修为丧，唯愿卿安好	720
第二十九章 我愿为君刃，生死终无悔	746
第三十 章 神策上卷显，圣王亲求娶	768

第一章

初临异世界，腾鞭祭英魂

临川，是这片大陆之名。

细沙卷过，荒原之上，刀劈斧削而成的沟壑，被鲜红的血液灌满。

披着战甲的尸骸，与黄沙交织为一体。或许，他们在死的那一刻，就已经化为荒原的一部分了。

忽地，某处尸山上微微一动。

缝隙里，一只被鲜血浸染、指甲缝里满是污垢的手挣扎着伸了出来，诡异而恐怖！

那只手，暴露在尸山之外，被冷冽的风刮过，忍不住轻颤了一下。

“呼——”

闷闷的声音隐约从缝隙中传来。

那声音仿佛带着一种终于得到释放的感慨，又像蕴含着对疼痛的隐忍。

尸山上，原本堆得高高的尸体被从缝隙中挤出的手推落，纷纷融入“尸海”。

“喀喀……”她贪婪地猛吸了口新鲜的空气，却导致了剧烈的咳嗽。

一个清瘦而娇小的身子坐在被她刨出的“洞穴”里，背靠尸骸，仰望苍穹上那轮血日。

血液还有污垢挡住了她的容貌，只露出一双清冽而澄澈、仿佛洞悉了世间一切的眼睛。

她沉默着，原本红色如烈焰的战袍早已经破损不堪，不见当初的光彩。

靠着尸骸，血腥之气充斥鼻中，她却无丝毫不适，像早已习惯了。她动也不动，若不是清澈的双目透着生气，恐怕与四周的尸骸无异。

“我死了，又活了？”

“嘁！”几不可察的不屑冷哼从她鼻中逸出。

她抬起脏得不堪入目的手，极为潇洒地轻撩了一下掉落在额前、被血液浸染此刻已经干涸的发丝。

此情此景，如此动作，由她来做，竟然有种赏心悦目、风流潇洒的感觉。

是的，她死而复生了。

前世，有人形容她耀眼如月，群星为伴。或许，就是这个原因，导致了她的结局。

人的嫉妒心啊，疯狂起来能毁掉一个世界。

不过此时，她还能够畅快呼吸，能够感受到血液在四肢百骸中流淌的感觉，甚至骨裂般的剧痛，都让她清晰地体会到什么叫活着的滋味。

四周入目的一切，都在告诉她，这不是那个熟悉的世界。

“呵！”狂狷的笑容从她的嘴角升起。

双手用力一推，借着这股力量，她从地面一跃而起，无视身体传来的剧痛，大步迈出。

她走出了掩盖她的尸山，可依然站在一片尸海之中。

“管它是阴曹地府还是神魔世界，我既然来了……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，若我是佛，天下无魔；若我是魔，那就……佛奈我何！我命由我不由天！”

伴随着这句豪言壮语，那颗藏在胸腔中的心脏开始了更剧烈的跳动，强劲的心跳声透着一种不屈，响彻在她耳边，宛如雷鸣。

深深地吸了口气，冷冽的空气沁入肺腑，带来一种刺痛的快感。

她蓦然转身，眼底再次映出那将她压住的尸山。

这些铠甲统一的战士，背后插满了锋利的箭，从他们十指紧扣扑向中心的身姿，她看出了他们那种为了使命甘愿付出生命的意志。

他们铸成了堡垒，护住了她这具身体！

她从皮革所制的腰带里摸出了一支火折子，潇洒地拔出盖子，燃起火星。

火苗升起，在火折子上兴奋地跳跃着，她却看也不看，抬手一抛。

火折子在空中画出半圆，最终落在了那尸山之上。

轰！

火光冲天，橘红色的火光将她笼罩其中。

“既然夺舍了你们要护之人的身体，我便不会让你们暴尸荒野。这一把火，送你们一程，愿你们从此安息。”那声音却出奇地清冷。

大火在尸山上蔓延。

她已毫不留恋地转身离开。唯一为她送行的，只有身后那熊熊火光。

死者已矣，而她，要活下去！

荒原之外充满了生机盎然的绿色，潺潺的溪流清澈见底。

慕歌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到小溪边一处被芦苇掩盖的地方。

此时，冷月早已爬上树梢，四周一片寂静，只偶尔有几声虫鸣。

低空飞行的萤火虫发出的绿莹莹的光芒，让她清冷的眸色柔和了几分。

她朝着小溪走去。

从死人堆里爬出来，身上实在是太臭了。

清澈的溪水中倒映着夜色中的冷月。

慕歌蹲在溪边，双手伸入溪水之中，感受着月下溪水的冰冷。

哗啦——

流水声响起，慕歌双手捧起水，低头想要洗掉自己脸上的脏污。

倏地，她的动作停了。

她的双眸瞪得浑圆，直勾勾地盯着水中的倒影，连捧起的溪水从指缝间流走也毫无知觉。

喂，谁能告诉她，水里那忽男忽女的玩意是谁？！

脏污的小脸看不清五官如何，更分不清男女，可是，暴露在衣衫之外的脖子上若隐若现的某物，却让从尸山血海里爬出来的慕歌第一次感到了惊慌。

喉结，男女之分可见的最明显的标志。

她震惊了。为什么这种男人的东西会出现在她身上？

慕歌倒吸了一口冷气，惊得坐在湿润的溪边，顾不得身下的泥泞，一手撑着地面，一手不自觉地向自己的脖子上摸去。

当手上的触感传来之时，她浑身一僵。

难道一场穿越让自己由女人变成了男人，又或是一个不男不女的怪物……

“放心，这是女子的身体。”

慕歌被震得差点儿石化时，一道凉飕飕的声音突然从她身后响起。

她迅速转身，寻找开口之人，却也在心中诧异，为何这突来的声音并未引起她的防备意识？

然而，当看到说话之人时，她又愣住了。

“人？鬼？神？”凝视着身前半米远处那飘忽而透明的人影，慕歌十分镇定地开口。

嗯，她是见过世面的，眼前的“玩意”还不至于吓到她。

那半透明的“人”幽幽地看了她一眼，神情倨傲地撇开视线，同样冷冷淡淡地说了句：“鸠占鹊巢。”

“……”慕歌的嘴角隐隐一抽，微眯着眼睛仔细打量对方。

火焰般耀眼的红袍，说不清材质的轻甲，如墨青丝被玉冠束起，稚气未脱的五官清丽绝伦，灵气逼人。

“美，真美！”能让慕歌在心中承认这一点不是件容易的事。

只不过……慕歌目光微闪了一下，暗自惋惜：“可惜了，眉宇间阴郁之气太重，破坏

了这难得的绝色。”

慕歌毫不避讳的打量惹来了那半透明的“人”的讥笑，眼神越发地看不起：“迟钝。真想不到，我的身体居然被你这样的人占据。”

呃！

迟钝？说的是她？

慕歌眨了眨眼睛，再三确定后，青黛色的双眉才缓缓地皱了起来。

“你不甘心？”突然，慕歌冷笑了一声。

气氛骤然紧张。

如何能甘心？！

原主之魂在听到慕歌的话后露出挣扎之色，眼眸深处不甘之火熊熊燃烧，却又无声熄灭。

“不甘心又如何，我已经死了。”颓废的情绪渐渐弥漫开来，那种不甘的哀伤惹得四周的萤火虫都渐行渐远，不敢靠近。

悲伤并未感染到慕歌，一切好似与她无关。

慕歌点了点头，赞同地道：“这话倒是不假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我的出现替你保护了这具身体不腐。”说完，还露出一副“不用太感激我”的神情。

原主脸颊一抽，对如此不要脸的行为，她只能用冷冷一哼来回应。

“说吧，突然出现在我面前，是为了什么？若是期待我会因为占据这具身体而对你产生愧意，从而对你许下乱七八糟的承诺之类的就免了。”知道自己没有穿成男人后，慕歌又回到了之前那种天崩地裂我自岿然不动的样子。

懒洋洋地丢下这句话，她直接斜躺在草地上，用手肘撑起自己的身子，单腿曲起，潇洒肆意。

她双眸微眯，好似假寐，嘴角噙着的淡淡笑容令她还未来得及清洗的五官都焕发出生机，赏心悦目，看不出半点狼狈。

原主呆呆地看着慕歌，心中闪过羡慕，还有嫉妒。

她活得好潇洒，似乎这个世间没有什么能够拘住她。肆意而为的生活，自己向往过，却不敢奢望，不敢，也不能。因为，稍有不慎，迎接自己的将是覆灭！

“我也不知为何能现身与你相见。”原主的视线从慕歌身上离开，看向远方，“但我知道，七七四十九天之后，我便会彻底消失。”

彻底消失吗？这倒是个好消息。

慕歌的视线透过半眯的双眸淡淡扫过原主。

这一眼，原主好似完全不觉。她透明的双唇紧抿了一下，望着远方的黑暗自顾自说了起来：“慕轻歌，秦国护国金吾大将军，永宁公嫡孙，世袭爵位继承人。现年十五岁。性格乖张，喜怒难测，洛都一霸。家中只有爷爷慕雄。拼死护我的五百护卫是我的贴身近卫，这次我们会远离洛都，来到落日荒原的战场，是因为……”

慕歌没有打断原主的话，而是仔细地听着。

她重生后并未接收到原主的任何记忆，此刻原主做的事倒是省去了她的不少麻烦。

听完原主的叙述之后，慕歌撑起身体，盘膝坐在草地上。

将随意拔出的野草在手上捻碎，她道：“这么说来，你这矜贵之躯，之所以出现在战场上，是受到了那个谁的恶意挑拨，冲动之下的行为？”

原主紧抿着唇，点了点头，却没有注意到慕歌渐冷的眸色。

心脏的位置突然迅速积蓄起一股怒气，这对慕歌本就剧痛的身子骨来说，如同火上浇油一般。前世，她是一名军人，知道什么叫军人的天职，可是，她无法接受，那五百名将士之死，是因为这个纨绔子弟的一时意气。

“我欠他们的，恐怕再也还不清了，但，那用心险恶之人，我请求你不要放过。”似乎是因为之前慕歌的警告，原主并未说出什么“你占了我的身子，就要帮我”这种话，而是直接恳请。

慕歌身上的戾气渐渐散去。

虽然那五百人保护的不是她，但她因此受益。试想，若是没有这五百人不顾性命的保护，她夺舍的这具身体早就被射成了马蜂窝，她又何来重生？

也罢，这个人情还了便是。

如此想着，慕歌点了点头，算是应承下来。

“那人为何要陷害你？你忽男忽女又是怎么回事？”慕歌曲指敲了敲草地，挑眉问道。

原主怅然一笑，有些失落，骨子里的傲气也在这一刻消散。

“只因我贪恋了不该奢望之人，别人看不惯，自然要教训一番，却不想，这一番教训要的是我的命。若此时此刻，他知道我已经身死，不知可会……”

“喂！我没时间听你那些情情爱爱。”慕歌出声打断，嘴中却嘀咕了一句，“小小年纪，居然早恋。难不成刚穿过来，就要面对烂桃花吗？”

被慕歌打断，原主只得道：“我本为女子之身，可是为了爷爷，为了慕家，我不得不扮作男儿。我能掩饰身份，并非我扮得惟妙惟肖，而是因为一件母亲留下的幻器，便是你左耳上那枚紫色耳钉。”说完，她的目光落在了慕歌左耳上。

“幻器？”慕歌抬手，摸到了那枚紫色耳钉。就是这小东西，让自己忽男忽女？

原主又道：“你左耳上的这件幻器，恐怕整个临川大陆也是独一份。我不知道母亲从何得来，只知道，这件幻器能够改变宿主性别，犹如障眼法，令人难分真假。此刻，幻器受损，导致了身体变化。不过，只要过了这一夜，幻器自会修复，明日清晨，你便是慕府的少主，永宁公的世子，世袭的小爵爷。”

原主说完，半透明的身体竟然越来越模糊。

“喂！”慕歌一惊，倏地站起来。

“今夜说得太多，我有些累了。这四十九天里，我会跟在你身边，需要时，唤我便

可。”话音消散，慕轻歌的身影也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“就这样走了？”慕歌眉梢轻挑，嘀咕道。

确定原主离开，慕歌解开身上破损得厉害的衣袍，嘀咕道：“居然有这种神奇的伪装，看来这个世界不会太无聊了。”

脱掉外袍、轻甲，慕歌只裹着贴身的亵衣站在齐膝的溪水中，用破布擦拭身体上的血污。

寂静的月夜，星辉不见，只有月的清华落在她身上，微风吹过，只留下水珠落下的声音。

突然，一股异香夹杂在风中传来。

慕歌动作一顿，双肩紧绷，冷声喝道：“出来！”冷冽而清越的声音带着浓浓的警告。

慕歌随手抓起自己脱下的脏衣服披在身上，挡住了如玉的细腻肌肤。

她不知此刻在幻器的作用下自己在他人眼中是如何形象，但总不能吃亏不是？

冷月渐没，骄阳未升。

正是最黑暗的时候，唯一的光源，便是那些去而复返的萤火之光，将慕歌洗净的小脸衬托得精致美丽。

她凝望着芦苇深处，目光轻扫，双手掌间紫光萦绕，伴随着的还有滋滋的电流声。

这让慕歌心中一喜，情急之下的自然反应却让她知晓前世的雷系异能跟着她一起穿越了。

只是，还未等她将心中的喜悦表达出来，就被人打断了。

“呵，这样的下界，居然出现了雷灵根。”

突地，一声极淡、极缓、好听得让人心酥的男声传来。

慕歌暗自警惕，眉宇间尽是戒备。

她不懂“下界”“雷灵根”是什么。

“出来！”凝望着在夜风中飘荡的芦苇，慕歌双眉轻蹙，再次警告。

可惜，她的警告依旧被人无视。

那位连声音都透着尊贵的不速之客再次开口：“可惜了，即便拥有雷灵根，这废物之躯也无法修行。”

尽管说着可惜，慕歌却没有听出惋惜之意，只感觉此刻好似被当作一件物品，待价而沽。

咯吱咯吱的磨牙声在寂静中尤为明显，显然，对方那种高高在上的态度激怒了慕歌，甚至让她暂时无暇理会“废物之躯”是什么意思。

当然，这何尝不是慕歌的骄傲？是不是废物，她不用向谁去证明，她自己清楚自己并非废物就行了。

“呵呵，小东西生气了？”

磨牙的声音传入了那人耳中，但，似乎只是取悦了他。

“东西”这个词让慕歌心头火起。

“藏头露尾之辈。”转瞬间，慕歌被挑起的火气已经平复，她不屑地冷哼了一声，同样给出了一个带着轻蔑的评价。

那人沉默了一会儿，突然畅快地笑了起来：“我一直在这，你却看不到，倒是怪上我了。有趣，有趣，当真有趣。”

一直在这？！

慕歌心中一惊，双眸不动声色地再次搜索起来。

可是，入眼之地，除了一片片如浪般微微起伏的芦苇，就只剩下她身下的小溪，哪里有人？可那突来的异香，至今缠绕着她的鼻尖，挥之不去。

“小家伙，别只顾着地面。”那声音突然给出提示。

不在地面，难不成在天上？

慕歌下意识地抬头望天，依然一无所获。

感觉自己被耍了，慕歌的清眸中闪过怒意，收回仰望的视线，冷哼一句：“装神弄鬼。”

“呵呵……”缥缈的声音好似无所不在，回荡在四周。

慕歌暗暗警戒，掌中的紫色电芒更盛。

倏地，慕歌感到自己站在水中的双腿有些异样——溪流居然开始倒流，经过她的小腿时，带来一阵酥痒的感觉，好似有手指轻抚而过。

慕歌一惊，迅速退回溪边，瞪大双眼看向倒流的溪水。

这小溪，宽不过半丈，深不到两尺，此时却诡异地倒流起来。

哗！

突然，溪水直冲天际，凝成无数水柱，好似水蛇在空中相互交缠。

慕歌瞪大双眼，双唇微张，浑身好似被定住般，震惊地看着眼前的一幕。

很快，溪水被完全抽空，原本的潺潺流水处变成了干涸之地。

溪水被摄入空中，竟渐渐凝成了一把椅子，晶莹剔透，精致无比，还有看不见的威压从椅子上散发出来，落在慕歌身上，压得她的骨骼咔咔作响。

然而，她却莫名其妙觉得，这威压已是收敛后的结果。

“高手！”

慕歌眸子微缩，心中暗道。

当最后一滴水珠融入椅子时，椅子上群兽咆哮，泛着银光的椅子成了此地唯一的光源。

慕歌被震得向后退了一步，难以置信地仰望着空中的椅子。

以龙头为靠，以不知名的狰狞异兽为扶，座上，万兽匍匐，虔诚卑微。

“霸气！”

慕歌喃喃自语，清眸中燃起炙热的火苗。

或许，重生在这莫名的异世并非一件无趣之事。重生之后，慕歌第一次找到了奋斗目标。

“我要变强！终有一天，我也要凝出这么一把椅子！”

突然，四周刮来强风，统统朝着椅子而去。慕歌以手挡在眼前，避免风沙入眼，被迫眯起的双眼却依旧看向那椅子。

心跳，陡然加速。

风，骤停。

慕歌却双眸瞪圆。她看到了什么？风，看不见摸不着的风，此刻却出现在她眼前，清晰可见。

那椅子之上，淡青色的旋涡不断旋转，夹杂着四周的飘絮、落英。

慕歌来不及震惊，旋风突然散去。

当旋风散尽之时，椅子上多了一道风华绝代的身影。

白衣如雪，干净无瑕，紫色的衣襟和袖口用金线绣着繁复而尊贵的神秘花纹。黑色长发无风自舞，融入夜空。

颀长而挺拔的身姿，即便只是随意地坐在那儿，也能让人感觉到他的高大。

他出现在慕歌眼前，如耀眼的恒星，璀璨夺目。

“陌上人如玉，公子世无双。”

莫名其妙地，一句前世所知的诗句跃入慕歌的脑海之中。

前一分钟，她还对慕轻歌的容貌感觉良好，此刻这种优越感却被打击得一点不剩。

慕轻歌丑吗？

并不！

虽然慕轻歌年纪还小，但已经不难从青涩轮廓中看出今后的倾城绝色，但那毕竟是几年后的事了，怎么也比不上眼前的倾世无双。

慕歌不得不憋屈地叹了一句：没有对比，就没有伤害。

“小家伙，可看到我了？”

男人双唇轻启，嘴角的笑意不减反增。

他自己不觉，却把暗中守卫的两人惊得不轻。

他们的主子什么时候对一个下界的小家伙如此感兴趣了？别说是这个下界，就是再上面的地方，都没有什么人能入主子的眼。

两人暗中交流眼神，传递同一条信息。

“下界空气不好，害主子病了。”

“嗯，病得不轻。”

不知属下猜测内容的男子此刻正饶有兴致地道：“不该存在于临川的幻器，废材之躯却拥有雷灵根，小家伙，你还真有趣啊！”

慕歌心中一惊，清眸中浮现出浓烈而冰寒的杀意。这个男人居然在三言两语间便将她剥了个干净？！

“居然有如此杀意。呵呵，小家伙，真是期待你还能带给我什么惊喜。”男人眸中一亮，又添兴致。

转眼间，慕歌身上的杀意已经消失，淡淡地看了他一眼，转身丢下一句：“有事，说。没事，滚！”

男人当然不会“滚”，但也没有多留，只是给了她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，最终留下一句“改日再见”便飘然离去。

清晨，露水缠绕草尖。

慕歌躺在一片芦苇上，身下倒地的芦苇无声地“控诉”着慕歌的欺凌。

前世，她是雷电、空间双系异能战士。

今世，这具身体无法修炼这个世界的功法，是个废材。

慕歌眯了眯眸子，从草地上坐起，吐出口中的草屑，自言自语道：“走一步看一步吧。”

烈日当空，天气晴朗。

离开落日荒原的官道上，慕歌骑着偷来的马，神情恹恹、不慌不忙地走着。

当慕歌快要睡着的时候，目光所及的远处，突然黄沙奔腾，马蹄阵阵。

勉强睁开双眼，慕歌平静地看着远处风暴般的尘埃。

“有军队！是‘慕’字旗！”突然出现的慕轻歌激动起来。

慕歌仰头看向她，问道：“你不避避？”

谁知慕轻歌的神色突然黯淡下来：“除了你，其他人看不到我。”

“……”慕歌倒是第一次听她这么说。

突然，慕轻歌神情幽幽地看向前方逐渐清晰的人影，呢喃道：“他竟然也来了！”其中蕴含的复杂情绪引得慕歌侧头看去。

这妮子却不再继续，而是认真地看向慕歌道：“记住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慕轻歌，慕府小爵爷！”

小爵爷吗？

慕歌抬手摸了摸自己左耳上的紫色耳钉。

这枚看似普通的耳钉已经完全修复，早上醒来，她就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容貌绝美的清俊少年，虽然体形单薄，却不损英气，恐怕与真正的慕轻歌唯一的区别就是，她眉宇间的阴郁之气一扫而空，留下的只有淡然。

“歌儿！”

一个震动大地的声音响起，慕歌还未来得及做出反应，便被摄入一个宽厚而温暖的

怀抱。

好快！

埋在宽厚怀抱里的慕歌为来人的强悍一惊，随即眉头皱了皱——刚才她似乎看到一阵深蓝之光从这人身上迸发。

“歌儿，你皮痒了是不？居然敢跑去落日荒原？”声音从慕歌头上落下，下一秒她就被推离了怀抱。

语气看似责备，却充满关切。

“爷爷……”耳边传来慕轻歌哽咽的呢喃。

慕歌目光轻抬，看向紧抓她双臂的人。

双鬓如霜，刚毅的五官满是铁血的味道，虽然几近迟暮，却依然威风凛凛，让人心生畏惧。

“爷爷。”几乎是下意识的，称呼就已经出口。

“哎。”慕雄强忍着眼中的湿润，闷声应了一句。

“老公爷，看来轻歌是吉人天相，平安归来了。”一道带着高贵的冷淡声音插入。

慕雄脸色极差地回眸，看向身后骑马立在人群中的贵公子。

慕歌的视线越过爷爷的肩头望去，一眼便锁定了刚才说话之人。

黑色蟒袍，冷峻的五官，修长的身材，华贵之气似乎与生俱来，即便站在人群中也依然夺目，令人无法忽视。

“他是睿王，秦瑾昊。”慕轻歌的语气有些复杂。

“跟爷爷走。”慕雄没有理会秦瑾昊，而是对慕轻歌道。

他这一次带兵离都，为的就是找回慕轻歌这棵慕家独苗。

找到之后，他便令人扎营，也是让连夜奔波的士兵们好好休息一番。

此时，慕歌才从慕轻歌口中得知，自己重生的战场上，到底是谁和谁在打。

落日荒原，秦国西陲。但它却不属于秦国，因为与之相连的除了秦国之外，还有另外两个国家。一个是秦国西边的屠国，一个是秦国南边的虞国。这就是俗称的三不管地带。

这一次，与秦国交战的便是屠国。

屠国好战，再加上它位于临川大陆西陲，物资匮乏，所以，每年与秦国总会有那么几次战争，长此以往，秦国和屠国的关系和谐不到哪去。

至于每次开战的原因……

其实，像慕轻歌这样的纨绔子弟，又怎么会知道呢？

她出现在战场，不过是因为秦瑾昊身边的某人对她说：“睿王身边不留无用之人，小爵爷若想要帮睿王，大可效仿老公爷上战场，好为睿王麾下添一笔功勋。”再加上其他人奚落永宁公后继无人，她便头脑一热，带着五百亲卫上了战场。

怂恿之人自然不能放过，但慕歌疑惑的是，这件事秦瑾昊是否知情？

“你喜欢他？”帐篷里，盘膝坐在垫子上的慕歌突然看向飘着的原主，嘴里冒出这么